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十六

陽湖 趙翼 雲峯

舊唐書源委

晉出帝開運二年六月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

後

避劉昫遠諱但名昭宋史有傳

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

上之賜器幣有差晉紀此舊唐書所以首列劉昫名也然

薛歐二史劉昫傳俱不載其有功於唐書之處但書其

官銜監修國史而已蓋昫爲相時唐書適訖功遂由昫

表上其實非昫所修也唐末播遷載籍散失自高祖至

代宗尙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以後六代惟武宗

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

五代

梁龍德元年史館奏請令天

下有記得會昌以後公私事迹者抄錄送官皆須直書

不用詞藻凡內外臣僚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沿革有可

採者並送官紀

唐長興中史館又奏宣宗以下四朝未

有實錄請下兩浙荆湖等處購募野史及除目朝報逐

朝日歷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簿籍上進若民間收

得或隱士撰成野史亦令各列姓名請賞從之

後唐紀及五代會要

聞成都有本朝實錄卽命郎中庾傳美往訪及歸僅得

九朝實錄而已

後唐紀

可見唐書因載籍散佚歷梁唐數十

年未潰於成直至晉始成書則纂修諸臣搜剔補綴之

功不可泯也今據薛歐二史及五代會要諸書考之看

天福五年詔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爲光同修唐

史宰臣趙瑩監修

晉紀

瑩以唐代故事殘缺署能者居職

纂補實錄及正史

瑩傳

賈緯丁憂歸瑩又奏以刑部員外

郎呂琦侍御史尹拙同修

晉紀

瑩又奏請據史館所缺唐

書實錄下勅購求况唐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薛仲皇
甫煥撰武宗宣宗實錄皆因多事並未流傳今保衡裴
贄現有子孫居職或其門生故吏亦有紀述者請下三
京諸道凡有此數朝實錄令其進納量除官賞之會員
至天祐垂六十年李德裕平上黨有武宗伐叛之書康
承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凡此之類令中外臣僚
有撰述者不論年月多少並許進納從之表是此事趙
瑩爲監修綜理獨周密故瑩本傳謂唐書二百卷瑩首

有力焉昭宗一朝全無紀注天福中張昭遠重修唐史
始有昭宗本紀表是張昭遠於此事搜輯亦最勤故劉

昫上唐書時與昭遠同署名昭遠尋加爵邑酬修史之

勞也

晉紀

賈緯長於史學以武宗之後無實錄採次傳聞

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入史館與修唐書緯傳今舊唐書

會昌以後紀傳蓋緯所纂補又趙熙修唐書成授諫議

大夫賞其筆削之功

熙傳

是則舊唐書之成監修則趙瑩

之功居多纂修則張昭遠賈緯趙熙之功居多而劉昫

傳並不載經畫修書之事今人但知舊唐書爲昫所撰

而不知成之者乃趙瑩張昭遠賈緯趙熙等也故特標

出之

新唐書

宋仁宗以劉昫等所撰唐書卑弱淺陋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明殿學士宋祁刊修曾公亮提舉其事十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修撰紀志表祁撰列傳故事每書首只用官尊者一人修以祁先進且於唐書功多故各署以進修傳祁奉詔修唐書十餘年出入卧內嘗以稿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祁傳論者謂新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此固歐宋二公之老於文學然難易有不同者舊書當五代亂離載籍無稽之際掇拾補葺其事較難至宋時文治大興殘編故冊次第出見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數十百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

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精詳又宋初續學之士各據所見間別有撰述如孫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歷其間人謂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又趙瞻著唐春秋五十卷趙鄰幾追補唐實錄會昌以來日歷二十六卷陳彭年著唐紀四十卷

以上見宋史各本傳

諸人皆博聞勤采勒成一書必多精核

歐宋得藉爲筆削之地又呂夏卿熟於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又通譜學創爲世系諸表於新唐書最有功

宋史夏卿傳

宋敏求嘗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卷

王堯臣修唐書以敏求熟於唐事奏爲編修官

宋史敏求傳

是

修新書時又得諸名手仗助宜其稱良史也

唐實錄國史凡兩次散失

唐時修實錄國史者皆當代名手今可考而知者高祖

實錄二十卷太宗實錄二十卷皆敬播撰房元齡監修又貞觀實錄四

十卷令狐德棻撰貞觀十三年以後事長孫無忌監修其時同修者又有敬播顏允邵世隆慕容善行孫虔約劉顯慶安禮俱爲修史學士見德棻及允處均等傳

其後許敬宗又奏改正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敬播等所修顏許山敬宗輒以己意改之敬宗貪財嫁女於錢九龍本

皇家隸人也乃列之於到文籍等功臣傳又其子安討逆敬德女則爲敬德作佳傳以太宗賜長孫無忌之威風賦移爲賜敬德者事見敬宗傳而播傳又謂播與敬宗

同撰蓋當元齡無忌監修時播已在事至是又徇敬宗意而與之同改修耳高宗以其事多失實又命李

臣刊正見郝處俊傳高宗實錄三十卷許敬宗令狐德棻等撰後修實錄三十

卷高棻等所撰止乾封劉知幾吳兢續成之又有武后所定高宗實錄一百卷吳兢撰

述所撰高宗實錄三十卷吳兢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吳兢撰

三思祝欽明徐彥伯柳中章承慶崔融岑羲徐堅撰劉知幾吳兢則正見藝文志及元忠傳按則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武三思不聽而吳兢書張易之極元忠有

不願之言引張說為說已詳之顧宋球力阻始對武后謂元忠無此語後說中見資錄所書如此屬就改之說日如此何名資錄是劉吳二人修資錄尚多直筆

宗實錄二十卷

見藝文志謂吳兢撰而岑義傳又謂義撰其書節略太子之難謂冉祖雍評容宗及太平公主逆謀義撰疏保護之是岑

義亦在修

睿宗實錄五卷

亦吳兢撰到知幾又有太上皇實錄十卷記睿宗為太上皇時事也

元宗實錄

二十卷

張說與唐頌等撰開元初年事

又有開元實錄四十七卷

見藝文志不著撰人姓氏

宗時又修成一卷

令狐暉撰時起居注散亡暉哀擬詔策成之而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抽於去取不稱長史見暉傳

肅宗實錄三十卷

代宗實錄四十卷

亦令狐暉撰受詔纂修未成坐事貶外詔許

在外成齊元和

建中實錄十卷

沈既濟撰時稱其能見既濟傳

德宗實錄五十卷

等撰凡五年書成裝珎監修

順宗實錄五卷

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甫監修按愈傳修順宗實錄

拙於取舍為世所非穆宗文宗書詔史臣改修而愈婿李漢壽保皆在顯位諸公難

之又卿取傳文宗齊謂事不詳實史臣諫愈登屈人耶是當時論者皆名此其難然

路隋傳謂愈所書禁中事皆切直臣官不喜成謀其非故文宗詔所刊正隋奏朋是

巢王彥威李固言皆謂不宜改而宰臣李宗閔牛僧孺謂史官李漢壽保皆愈之婿

不可參撰臣獨以為不然愈所書本非已出自元和至今無異詞但請示其善惡者

付下刊定可耳乃詔摘出貞元永貞間數事改正餘不復改據此則愈所撰本非失

龍開任史事武三思張易之等監修事多不實兢不得志乃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後出爲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會蕭嵩領國史奏遣使就兢取其書凡六十餘篇傳此第一次國史也然尙未完備開寶間韋述總撰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述此第二次國史也肅宗又命柳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述死芳緒成之起高祖訖乾元凡一百三十篇而敘天寶後事去取不倫史官病之傳此第三次國史也後芳謫巫州會高力士亦貶在巫因從力士質問而國史已送官不可改乃倣編年法爲唐歷四十篇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歷之下頗有異同傳然芳所作止於

大歷宣宗乃詔崔龜從輩渙李荀張彥遠及蔣偕分年撰次至元和爲續唐歷三十卷

蔣偕崔龜從等傳

此第四次國史

也是唐之實錄國史本極詳備然中葉遭安祿山之亂末造又遭黃巢李茂貞王行瑜朱溫等之亂乃盡行散失據于休烈傳云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俱在興慶宮京城陷賊後皆被焚休烈奏請降勅招訪有人收得者送官重賞數月內僅收得一兩卷惟史官韋述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於官是天寶後所存僅韋述之本也廣明亂後書籍散亡五代修唐書時因會昌以後事迹無存屢詔購訪據舊唐書宣宗紀論云宣宗賢主雖漢文景

不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二三又五代會要所云有紀傳者惟代宗以前德宗亦祇存實錄武宗并祇實錄一卷則雖有詔購訪而所得無幾此五代時修唐書之難也新唐書韋述等傳贊云唐三百年業鉅事叢其間巨盜再興國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然則不惟舊唐書多所闕漏卽新唐書搜採極博亦尚歉然於文獻之無徵也

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五代修唐書雖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尙有紀傳而庾傳美得自蜀中者亦尙有九朝實錄今細閱舊書文義知此數朝紀傳多鈔實錄國史原文也凡史修於易

代之後考覆既確未有不據事直書若實錄國史修於

本朝必多迴護觀舊書迴護之多可知其全用實錄國

史而不暇訂正也以本紀而論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

宏之死由武后酖之也而書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宮之

綺雲殿

新書得天后
殺太子宏

章懷太子之死於巴邱亦武后令邱神

勣迫令自殺也而書庶人賢死於巴邱

新書得天后
殺庶人賢

薛懷義

承辟陽之寵至命爲行軍大總管以宰相李昭德蘇味

道爲其幕僚後以恣橫殺之而后紀絕無一字及懷義

新書得永昌元年白馬寺僧薛懷義爲行
軍大總管擊突厥詔聖元年書殺薛懷義

張易之兄弟被誅本張東

之等建謀舉事而書張易之與弟昌宗反皇太子率左

羽林軍桓彥範等誅之

新書得張東之崔元暉等以羽林
兵討亂張易之等伏誅帝復於位

其後張

東之等五王爲武三思誣搆至死亦全不書楊貴妃本
壽王瑁妃度爲女道士號太真召入宮此開元二十八
年事也本紀亦不書直至天寶四載始書冊太真楊氏
爲貴妃而絕不見其來自壽邸之迹

新書則先書以壽王妃楊氏
爲道士號太真後書冊太真

此至如穆宗以下諸帝皆宦官所立而本紀絕不書凡
故君紀內必先書遺詔以某嗣位而於新君紀內卽書
某月日柩前卽位一似授受得其正皆先帝彌留時所
定而宦官無與者此本紀之迴護也其列傳如皇后傳
內憲宗郭后歷穆敬文武四朝皆居重闈之尊諸帝孝
養備至迨宣宗卽位其母鄭本后侍兒有宿怨宣宗奉
養遂薄后爵爵登樓將自殞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其

後議葬景陵外國太常王皞請合葬景陵帝令宰相白
敏中責之皞曰后乃憲宗元妃事順宗爲子婦歷五朝
母天下豈容有異議皞遂貶是郭后在宣宗時不得其
死自是實事見新書及通鑑而舊書后本傳乃云諸帝旣極孝養
宣宗繼統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
興慶宮一似全福令終並無嫌隙之處又宣宗母鄭本
丹陽人有相者云當生天子李錡聞之納爲妾後錡反
沒入宮憲宗幸之遂生宣宗見新書及通鑑是后之由李錡沒入
掖廷自有原委而舊書但云憲宗時在內職御女之列
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亦是諱其所出也
曹王明之母本齊王元吉妃太宗納之而生明後卽以

明爲元吉後

見新書曹明王傳

而舊書不載楊宏武爲吏部高宗

責其授官多非才宏武對曰臣妻悍此其所囑故不敢

違蓋以諷帝也

見新書宏武傳

舊書宏武傳不載蘇良嗣爲相遇

薛懷義於朝頗偃蹇良嗣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謂

懷義曰師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勿犯之

見新書其嗣傳

而舊書良嗣傳不載甚至褚遂良傳不載其傾陷劉洎

之事李世勣傳不載其瞻狗立武后之事辛雲京傳不

載其激變僕固懷恩之事

懷恩引同從可汗兵討賊過太原幸靈京以可汗係其婦恐被獲遂閉門不出備軍及因

後討賊還過城下亦不出於是懷恩怒遂殺通

龜戴之甚詳亦見舊書懷恩傳而雲京傳不載田神功傳不載其先爲

賊將之事

神功先爲安祿山兵馬使歸朝後守陳與賊戰不勝又降史思明恩明令其南略江淮遂再歸順舊書竟不載但云上元中爲平盧兵馬

使破賊於鄭州似未嘗失身於賊

李勉傳不載其逃棄汴城之事

者豈以其晚節忠樞而代爲薛耶

李希烈攻襄州，詔勉出兵救之。勉以賊兵攻襄，則許下必虛。攻許則襄圍自解。乃遣將攻許，未至，爲賊兵所敗。希烈自來攻汴，勉固守不支，乃潰圍出。舊書不載，狀但云：「若與賊戰，多殺無辜，遂南奔，而傳給并州。」與

其坐受喪，敗不如避寇，全師是更爲洗雪矣。

郝玘傳不載馬璘不城臨涇之事。玘爲臨涇將，請於其帥馬璘，城臨涇以控戎騎。或謂玘曰：「如此則邊塞久安，公復何足重？」乃不聽。玘對曰：「云玘請於主帥不聽而不若馬璘，玘氏似爲璘諱者。」

李輔國傳不載代宗遣人夜刺殺之事，但云夜

盜入其家殺之。魚朝恩傳不載帝使人擒縊之事，但云

自縊死。蓋當時朝旨本以爲盜殺，及自縊，故國史從而

書之。此又列傳之迴護也。實錄國史書法既有迴護易

代後修史時考其非實，自應改正，而直筆書之，乃舊書

書法仍復如此。知其全用舊史之文，不復刊正也。今按

唐紹傳，先天二年，今上講武驪山，紹以儀注不合，坐斬

今上指元宗也。此元宗實錄原文也。劉仁軌傳後引韋

述論云仁軌好以甘言悅人以收物望戴至德正色拒下推善於君故身後毀譽各異此引用韋述國史舊文也而劉仁軌裴行儉郝處俊傳論并稱仁軌曰劉藥城行儉曰裴聞喜處俊曰甌山不稱名而稱爵邑史家無此法更可見韋述當日尊呼前輩之稱而非易代後史官之詞也崔元翰傳謂李汧公鎮滑臺辟元翰爲從事汧公李勉也薛伍傳謂尙父汾陽王召置麾下汾陽王郭子儀也此并是元翰伍家狀送入史館者國史卽用之不及改五代修史時亦卽用之不復改也惟全錄舊文而舊時史官本皆名手故各傳有極工者如高仙芝封常清二傳似分似合常清傳內載其臨死謝表藹勃

悲涼而繼之以仙芝之死嘆息數語覺千載下猶有生
氣又如郭子儀傳乃裴垍所修首尾整潔無一釀詞因
此可知唐史官之老於文學也至會昌以後無復底本
雜取朝報吏牘補綴成之故本紀書吳湘獄案至千餘
字咸通八年并將延資庫計帳貫匹之數瑣屑開入絕
似民間記簿其除官必先具舊銜再入新銜如以某官
某人爲某官下至刺史亦書於本紀是以動輒累幅雖
邸抄除目無此繁蕪也然亦有未可輕訾者凡本紀祇
略具事由而其事則詳於列傳此書如龐勛之亂黃巢
之亂李茂貞王行瑜等之劫遷朱溫之篡弑卽於本紀
詳之不待翻閱各傳已一覽瞭如遷固本有此體非必

紀內只摘事目也其餘列傳雖事迹稍略而文筆極爲簡淨以新書比較轉遜其老成則五代修史諸人如張昭遠賈緯等亦皆精於史學當缺漏支離中仍能補綴完善具見揆次之艱文字之老今人動謂新書過舊書遠甚此耳食之論也新書謂舊史之文淺則入俚簡則及漏或有所諱而不得逞耶或因淺仍俗而不足於文也此亦偶摘舊書之俚俗缺略者疵之耳其佳處終不可沒也

新唐書本紀書法

新唐書書法多可議者武德元年唐帝追謚隋太上皇爲高祖貞觀四年李靖破突厥獲隋蕭后及煬帝孫止

道此大事也而本紀不書書之薛舉寇涇州雖因秦王卧

病劉文靜出戰而敗然主兵者秦王也乃但書劉文靜

及薛舉戰敗績舊書書秦王與薛舉戰敗績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獻

俘於朝斬建德於市流世充於蜀本紀但書建德伏誅

而世充放流之事不書則世充如何決遣乎突利頡利

兩可汗也乃李靖擒頡利則書突利來奔則不書侯君

集擒高昌王麴智盛則書李靖擒吐谷渾慕容伏允則

不書體例亦不盡一凡書伏誅者以其有罪而正法也

元宗講武驪山以儀注有失斬唐紹紹死後元宗追悔

之是其罪本不至死而書唐紹伏誅舊書唐紹斬於臺下封常清與

祿山戰敗奔陝郡勸高仙芝速守潼關仙芝至關繕守

備賊至不得入乃去是二人皆無死罪也而書封常清

高仙芝伏誅

舊唐書常清仙芝於涼州

是不亦太刻乎此數人皆書伏誅

矣宦官陳宏志弑憲宗倖逃其罪文宗始賜死於青泥

驛新書於憲宗紀既書陳宏志反帝暴崩矣又於文宗

紀論謂帝能誅宏志亦足伸其志矣則青泥驛之賜死

自必應書伏誅乃反書殺陳宏志一似無罪而枉殺者

此更兩失之也奉天之圍朱泚來攻二十餘日皆渾瑊

晝夜拒戰得保危城而本紀但書甲子瑊與泚戰城下

敗之似瑊之戰只此一次矣宣宗大中元年積慶太后

崩此文宗母也本紀但書皇太后則竟似宣宗母矣宰

相王鐸赴滄帥任路經魏博爲節度使樂彥禎所害新

書但書盜殺義昌軍節度使王鐸似爲彥禎諱者此皆
歐公過求簡淨之失也新唐書本紀及五代史皆歐公
重修然五代史係歐公私自撰述從容訂正故無遺議
新唐書則二百八十餘年事蹟頭緒繁多不暇檢校入
細試平心論之宋景文於列傳之功實費數十年心力
歐公本紀則不免草率從事不能爲之諱也當日進呈
時宋仁宗卽有旨舊唐書不可廢其早有所見歟

新書本紀書安史之亂

歐公本紀書法凡反逆者雖遣其將拒戰亦必書逆首
姓名不書賊將也然亦有不可通者如秦宗權董昌等
部將不多舉事又小書其逆首自不至混淆至安祿山

史思明等地廣兵雄遣將四出其將又皆僭大官擁大衆分路專征各當一面此豈得概以逆首之名書之乃常山之陷本賊將蔡希德也而書祿山陷恆山郡渥水之戰本魯炆與賊將武令珣戰而敗也而書魯炆與祿山戰渥水敗績靈寶西原之戰本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而敗也而書哥舒翰與祿山戰靈寶西原敗績潁川之陷本賊將阿史那承慶也而書祿山陷潁川郡執太守薛愿且祿山旣入東京卽在東京僭號及潼關不守天子幸蜀祿山遣張通儒爲西京留守田乾真爲京兆尹安守忠屯兵苑中祿山未嘗親至長安也據苗晉卿傳是時衣冠多爲賊脅自陳希烈以下皆送洛陽又

崔光遠傳光遠爲京尹僞遣其子東見祿山祿山仍以

光遠爲京尹

光遠赴軍武祿山乃遣則乾真爲尹

是祿山未至長安之明証而

書祿山陷京師卽新書祿山傳亦云祿山未至長安

不逞爭取大盈庫及百司帑藏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

民間貲財盡掠之是宋景文亦真以祿山爲親至長安

矣祿山爲其子慶緒所弑慶緒亦在東京未嘗出洛陽

一步

如廣平王收西京慶緒自東京亟發大兵使嚴莊率赴陝助通備等並戰及收東京陳希烈等三百人皆待罪於天津橋南此又慶緒據守東京並未至

長安之

明証而至德二載二月書郭英乂及慶緒戰於武功敗

績又書郭子儀及慶緒戰於潼關敗之又書子儀及慶

緒戰於永豐倉敗之又書崔光遠及慶緒戰於潞谷敗

之廣平王收京時又書廣平王及慶緒戰於澧水敗之

遂復京師并書慶緒奔於陝郡

是皆以慶緒自長安東奔矣

又書廣平王

及慶緒戰於新店敗之遂復東都據此書法一似慶緒

處處身行問者其實香積寺之戰

即灤水之戰

乃賊將安守

忠李歸仁拒戰而敗張通儒在長安即出奔也新店之

戰賊將嚴莊自東京來助戰而敗也而新書稱書慶緒

不幾使觀者回惑乎

代宗紀內却明書克京城後代宗率大軍出東京嚴莊遣其將嚴莊拒於廣州代宗及郭子儀李嗣業大

廣之是又明知慶緒之未至長安也

既處處書逆首姓名矣乃河曲之戰又書

郭子儀敗祿山將高秀巖陳留之戰又書嗣吳王祗敗

祿山將謝元同常山之復書郭子儀李光弼敗祿山將

史思明雍邱之戰書張巡敗祿山將令狐潮堂邑之戰

書顏真卿敗祿山將袁知泰白沙場之戰書張巡敗祿

山將翟伯玉劉橋之戰書子儀敗慶緒將李歸仁清渠之戰書子儀及慶緒將安守忠戰敗績是又各書賊將之姓名而不書祿山慶緒此又自亂其例也

新書改編各傳

舊書武后有本紀遂不列后妃傳新書以其稱制後政事編作本紀而猥褻諸迹仍立傳於皇后傳內 舊書帝子傳各隸於諸帝之朝新書總編於后妃傳後 舊書無帝女傳故平陽公主附於其夫柴紹傳後太平公主附於其夫武攸暨傳後新書另立公主傳 舊書無姦臣傳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盧杞崔允柳燦等皆在列傳新書另立姦臣傳而義府子湛能與李多祚等同

誅張易之兄弟遂不附其父傳後而入多祚傳 舊書
無叛臣逆臣傳但以安祿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及高尙
孫孝哲朱泚黃巢秦宗權列在末卷稍示區別然高尙
孫孝哲皆祿山將校則附於祿山傳可矣何必另立專
傳此二人既有專傳則賊將尙有崔乾祐張通儒安守
忠尹子奇等皆賊將之劇者何以又不立傳乎朱泚既
在末卷而從泚叛臣如源休姚令言等反在列傳豈不
輕重倒置新書則分叛逆二項以李希烈安祿山父子
史朝義父子及朱泚黃巢秦宗權董昌等舊書無昌傳
新書增入僭號
稱尊者入逆臣傳而賊黨卽附其傳後以僕固懷恩周
智光梁崇義李懷光等背國自擅者入叛臣傳分類殊

有差等惟黃巢未仕於唐而列於逆臣殊覺名實不稱
此明史所以有流賊傳也 舊書杜伏威羅藝苑君璋
李子和俱列羣雄內與李子通朱粲等相次然伏威等
皆降唐者伏威入朝後不復出長安後以輔公祏誣累
太宗登極曾爲之昭雪李子和降唐後歷官數十年以
善終此豈得尙與羣雄同卷乎羅藝苑君璋雖降而再
叛然旣爲唐臣則唐之新書另編爲卷不復與羣雄同
列惟李密蕭銑亦曾降唐而仍入羣雄則以此二人地
大兵衆唐初已隱然如敵國與竇建德王世充相等未
便入之降臣內耳又舊書輔公祏次於伏威後以二人
同起事也闕稜王雄誕又次公祏後以其爲伏威部將

也然伏威降唐後公祐反而稜與雄誕皆爲唐効力此豈得與公祐相次乎新書稜雄誕附伏威傳後而公祐另入羣雄內舊書孔穎達顏師古馬懷素褚亮量皆在列傳新書改入儒林以其深於經學也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善李賀皆在列傳新書改入文苑以其優於詞學也孫思邈在方伎改入隱逸以其人品高不僅以醫見也李淳風改入方伎以其明天文也武士彠改入外戚以武后之父尊崇極盛三思等皆其子孫寵倖冠一時故皆附其傳後也楊國忠亦改入外戚以楊貴妃之兄也邱神勣本附其父和傳後改入酷吏以其與周興來俊臣等同肆毒也馬三寶本柴紹家

奴附紹傳後改入功臣傳以其爲國立功則紹不得而
有之也祖孝孫傳仁均無傳以孝孫明樂律事已入禮
樂志仁均明歷術事已入歷志也楊元炎薛季景本在
循吏傳改與桓彥範等同卷以誅二張時同事也李齊
運本蔣王暉之孫若論新書子孫附於祖父傳之例應
入暉傳乃另立專傳以其與裴延齡等同惡故與之同
卷也王宰舊附其父智興傳後乃另立專傳以其討劉
稹之功大也獨孤及舊附其子朗傳內新書則傳及而
以朗附之文行相等自宜以子從父也滄州程日華舊
附義武張孝忠傳內以滄州本屬義武也新書另立橫
海專傳是時日華能守滄州朝命以滄州爲橫海鎮特

授日華爲節度橫海一鎮自此始故也甘露之變舊書
詳於宦官王守澄傳內以仇士良繼其職故合爲一傳
也然甘露之事究與守澄無涉新書故另立士良傳而
詳其事於傳內也他如立宗室宰相傳見皇族之有人
也立蕃將傳見外夷亦効用也唐末諸鎮周寶鄧處訥
劉巨容顧彥朗李罕之王敬武孟方立楊行密趙犖等
舊書以諸人皆涉五代不復立傳新書傳之以其事尙
多係唐末造也然趙光允王處直後皆歷仕梁及後唐
新書光允傳但至知制詔而止處直傳但書天復初封
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爵尙唐所授其後則不復敘也
韋應物鄭谷等皆有詩名而無事蹟可傳則於文苑序

內見其姓名謂史家逸其事故不能立傳亦可見新書之周密也惟中宗少子溫王重茂中宗崩韋后立爲帝睿宗卽位退封襄王開元中薨追謚殤帝舊書有傳新書既不列於帝紀而皇子傳內亦無傳殊爲缺略長孫順德舊在功臣傳內新書改附於長孫无忌傳後按高祖手定功臣首秦王次裴寂劉文靜次卽順德今反不立專傳而附於无忌後蘇瓌張說舊不同卷新書旣以當時燕許並稱而改編作一卷矣長慶中詩人元白並稱舊書同在一卷新書何以又不同卷而以白居易與李义等同卷列在中宗朝桓彥範等之前不且顛倒時代乎晚唐詩人溫李並稱新書何以文苑中只有李商

隱而溫庭筠則附其遠祖大雅傳後乎陽城裂麻一事不愧真諫官入之列傳可矣司空圖避亂晦迹入之隱逸可矣乃又創立卓行一門以位置之張易之兄彛舊書附在名臣張行成傳後本屬不倫新書別無可位置遂亦附行成傳後薛懷義舊附外戚武氏傳後固屬非類新書以其無可附遂并不立傳夫卓行一門既可創爲之矣此等獨不可立倖臣傳乎李忠臣喬琳舊在列傳新書以其晚節受朱泚僞命遂改入叛臣傳夫叛臣必如高駉朱玫等首倡叛亂者方專立一傳喬李等不過從賊耳從賊中如源休姚令言等皆盡力助逆僅附泚傳中而喬李曾有功於國晚節一蹉跌轉列爲叛首

而并以附泚之蔣鎮等附其傳後更覺失當豈以二人
曾爲將相故責之獨重耶又舊書無藩鎮傳殊覺淆混
新書則魏博鎮冀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澤潞各爲一卷
便覺一覽瞭如然旣分鎮立傳則此一鎮之主帥更替
承襲但依次直書其人之賢否自見新書則以田宏正
張孝忠等之純心爲國始終一節者又提出另入列傳
遂使一鎮之序次中斷此亦過於分別之病至僧元奘
爲有唐一代佛教之大宗此豈得無傳舊書列於方伎
是矣新書以其無他藝術遂并不立傳抑思方者方外
也伎者藝術也無藝術獨不可以方外處之乎余嘗謂
新唐書一部獨缺兩僧一高行之元奘一邪倖之懷素

究屬史家缺事也

廿二史劄記卷十七

陽湖 趙翼 雲崧

新書增舊書處

五代紛亂之時唐之遺聞往事既無人記述殘編故籍亦無人收藏雖懸詔購求而所得無幾故舊唐書援摭較少至宋仁宗時則太平已久文事正興人間舊時記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採取轉多今第觀新書藝文志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輔錄凌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凌璠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薛璠唐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

無者知新書之文省於前而事增於舊有由然也試取舊書各傳相比較新書之增於舊書者有二種一則有關於當日之事勢古來之政要及本人之賢否所不可不載者一則瑣言碎事但資博雅而已今分別於左而新書刪舊書之處亦附見焉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代宗沈后傳附賊後不知所在

新書增

高力士女冒爲

后迎還上陽宮力士子知非真具言其情詔貸之

李密傳

增

密爲魏公設壇卽位改元永平

又增

密與宇

文化及隔水語責其弒逆

又增

賈潤甫勸其稍節興

嘗倉米勿致食盡人散

王世充傳增煬帝至江都世充請以江淮女進宮

徐圓則傳增圓則迎彭城劉世徹欲以爲主會盛彥師被
執在圓則所恐二克合則禍不解乃說曰公不見翟
讓用李密而見殺乎圓則乃忌世徹而殺之

房元齡傳增帝問創業守成就難元齡謂創業難徵謂
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徵與我安天下故所
見各異然創業之事往矣守成之難當與公等共之
此正見太宗之圖治也

許敬宗傳增高宗欲立武后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

麥尙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何不可此正見
其美若

之惡

十二身名
劉仁軌傳

增

仁軌平百濟後高宗遣劉仁愿代還仁軌

以百濟新定恐新兵不得力願再留鎮守

此正見其忠於國之慮

舊

書但書仁愿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仁軌乃西還

褚遂良傳

增

遂良諫立武氏謂武氏昔事先帝武后從

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魏元忠傳

增

元忠再相稍憚權倖不能守正如往時袁

楚客以書規之全載其文

來濟傳

增

諫立武后引漢成帝以婢爲后故事

韓瑗傳

增

諫立武后引宗周褒姒爲言

陸象先傳

增

元宗初卽位太平公主欲廢之召宰相議

曰寧王長當立象先日帝何以得立日有一時之功

泉先日立以功者廢必以罪今不聞有罪安得廢

錄類傳增

吐蕃盜邊元宗欲自將討之頰極諫以爲不

可乃止

李景伯傳

增

時有建言設都督者景伯議都督專生殺

權太重授非其人則曩易生宜罷都督留御史按察

秩與重可制姦宄由是停都督

姚崇傳

增

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帝

此爲相業之始而舊書不載

又崇在帝前序進郎吏帝不顧後謂高力士曰我任

崇以大政此小事何必責耶

此見元宗任相之專

宋璟傳

增

璟不賞郝靈佺斬默啜之功恐啟天子倖邊

功

此見大臣

又

增

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璟危言切論不

覺失聲嘆息

韓休傳

增

帝嘗獵苑中或張樂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帝嘗引鏡不樂左右謂自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

張九齡傳

增

武惠妃謀陷太子瑛私使人言於九齡九

齡卽奏之帝爲動色故終九齡爲相太子得無患

裴耀卿傳

增

元宗封禪後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邱儼

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張不用錦繡示我以儉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言擾民卽不足告成功此其愛人也

吳兢傳

增

兢撰則天實錄書張昌宗誣構魏元忠有不

順之言引張說爲証說已許之賴宋璟再三勸阻說始明元忠無此語後說爲相私乞改之兢曰狗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馬懷素傳

增

同時修書者數十人姓名類敘於傳末

楊慎矜傳

增

慎矜得罪之由因其家所出婢得入宮以

其與術士史敬宗相往來之事奏聞元宗發怒楊國忠密知之乃語王鉞使告發其罪

楊國忠傳

增

國忠主議征雲南募兵之慘酷州縣吏至

召貧弱者縛置室中械而送軍前亡者卽以送吏代

之

又增

國忠請以安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已草

詔而帝遣輔璆琳覘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不反帝

送焚前詔

郭子儀傳

增

復陝郡時其子旰與賊戰死

劉晏傳

增

晏在襄陽辭永王璘之官爲採訪使李希言

守杭州璘聞有備乃西走

又增

晏所用管計帳者皆

士人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

於名

又增

傳末附韓洞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

若初等皆晏所擢用後多任轉運等使循晏舊法以

利國者

崔遠傳

增

遠劾奏元載怙權樹黨之疏正見其疾惡

馮盎傳

增

貞觀中或告盎反帝將討之魏徵力保其不

反乃遣使諭盎盎果遣子入侍帝曰徵一言強於十

萬兵矣

阿史那社爾傳增 同出征者有郭孝恪其在軍牀帷器

用多飾金玉以貽社爾社爾不受帝聞之曰二將優劣不必問人矣

崔光遠傳增 元宗出奔光遠爲京兆尹僞遣子東見祿

山時祿山已令張休爲京兆尹及得光遠投順卽命休還洛

王思禮傳增 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賊兵來攻甚危適崔

光遠遣王伯倫李椿以兵至聞賊攻鳳翔欲乘虛襲長安賊聞之乃引還伯倫戰死椿被執

李光弼傳增 野水渡之役光弼以計降賊將高暉李日

越二人

又稱

邱山之敗由魚朝恩不聽光弼言去山

險就平地故敗

又增

代郭子儀營壘摩幟無所更一

經光弼號令氣色乃益精明

又於郝庭玉傳記朝

恩使庭玉布陣坐作進退如一朝恩嘆賞庭玉曰此

臨淮王遺法也

姜公輔傳

增

德宗出避涇師之亂欲往鳳翔倚張鎰公

輔謂鎰文臣而其下皆朱泚舊部曲軍且有變帝乃

往奉天不數日鳳翔大將李楚琳果殺鎰應泚

又增

帝初至奉天聞泚欲來迎乃詔止諸道援兵公輔力

言不可無備乃納兵不數日泚兵來犯

臣承嗣傳

增

承嗣先爲安史僞將後背史朝義降於僕

固場

田悅傳

增

朱泚僭據長安其弟滔自幽州起兵應之約

悅同舉兵悅許之而王武俊遣人阻悅悅兵遂不出

滔怒攻其貝州於是武俊與李抱真同出兵救悅

田季安傳

增

憲宗命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季安欲救之

有譚忠者爲畫策陽出兵助王師而陰約承宗以堂

邑見與若爲攻得者遂邀朝命寵獎

李維岳傳

增

維岳敗於東鹿欲上表歸朝田悅遣人來

責維岳遂復抗

劉濟傳

增

譚忠激濟進兵討王承宗

劉總傳

增

譚忠勸其以地歸朝

段秀實傳增郭晞在邠不戢軍士邠帥白孝德不能制

秀實殺十七人自請於晞晞不能難

韓游瓌傳增李懷光誘游瓌叛游瓌白發其書帝嘉之

後又有書來誘爲渾瑊所獲稍伺察之游瓌怒罵瑊

帝懼有變遂幸梁州此事大有關係舊書乃無之又

增吐蕃入寇游瓌破之於合水吐蕃攻陷鹽州游瓌

收復之及吐蕃請盟游瓌奏不可信帝不從及平涼

之盟游瓌以勁騎赴柳泉會盟使渾瑊被劫逃出賴

游瓌兵乃得歸舊書亦無

董晉傳增晉與李涵使回紇回紇責償馬價涵不能對

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賜爾不已多乎爾之馬

多疲斃天子勅勿屑屑較爾反以爲不足乎回紇語
塞

李希烈傳

增

寶良女爲希烈所得女謂父母曰勿戚戚

吾能殺賊果爲希烈所嬖乃與陳仙奇密謀酖死希
烈舊書但云仙奇酖死希烈而寶良女不載

鮑防傳

增

策賢良方正防閱策得穆質柳公綽等皆名

士質對策最切直獨孤恹欲黜之防曰使上得聞所
未聞不亦善乎卒置高第

楊憑傳

增

憑爲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無敢送者

徐晦獨送至藍田夷簡特薦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
臨賀肯負國耶舊書至以此另立徐晦傳新書刪晦

傳而以此附憑傳內

杜黃裳傳

增

黃裳與憲宗論致治之道在修己在賢操

執綱領至簿書訟獄本非人主所自在

李吉甫傳

增

罷冗員一疏奏伐蜀之師宜增三峽一路

以分賊勢劫中書吏滑渙勾結樞密使竊權李錡將
反吉甫建議使韓宏進兵因田宏正歸順請撤河湯
之兵戍汝州以逼吳元濟按武宗時吉甫子德裕里
修憲宗實錄虛張其父之美宣宗時特命刊正今此
等事舊書皆無而新書增之豈舊書據大中刊正之
本而新書尙據會昌重修之本耶

德輿傳

增

德輿建議王承宗可死復盧從史不可起

復

張薦傳

增

顏真卿使於李希烈爲所拘繫薦上疏請以

希烈之母妻妹三人之拘於京師者移置境上以贖

真卿

蔣乂傳

增

李錡以反誅詔削一房屬籍宰相召乂問一

房自大功乎乂曰其祖神通開國時有功可因孫而

累其祖乎曰自期可乎乂曰其父若幽死社稷可令

其絕祀乎乃止坐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王鏐傳

增

西域朝貢酋長在京因隴右陷蕃不得歸皆

食鴻臚凡四千餘人鏐奏請停其廩給李泌請以隸

神策軍皆成勁旅而歲省五十萬緡

孔戣傳增番舶至粵向有下旋稅有闕貨宴錢戣帥粵
悉禁絕之海商死官籍其貲滿二月無妻子至則沒
入戣不爲限悉推與之

韋澳傳增宣宗召澳屏人問近日奄宦如何對曰帝威
制前世無比帝曰未也澳曰不若就其中可用者計
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至緋猶可衣紫則合
爲一矣

鄭綱傳增宦官竇文瑒新爲中尉欲以白麻制下中書
綱力諫止又增盧從史懷不軌李吉甫譖綱漏言於
從史憲宗怒召李絳告之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
爲陛下言者帝曰吉甫絳曰安知非吉甫誣陷之帝

乃悟

崔宏禮傳

增

討李同捷時大將李萬瑀劉宋擁兵自固

宏禮奪其兵破賊李祐以鄭滑兵入齊而潰宏禮悉斬其兵以郟兵二千付祐敗賊

王起傳

增

武宗卽位起爲山陵使樞密劉宏逸薛稷欲

因山陵兵謀廢立起密奏乃皆伏誅

王式傳

增

式爲安南都護退蠻兵捕斬反者及移浙東

討殺草賊仇甫移徐州殺銀刀都之爲亂者數千人

錢徽傳

增

徽爲掌書記時大寒先發冬衣以靖兵亂在

宣歙幕帥崔衍病亟徽請池州刺史李遜至以安軍士及爲學士奏憲宗弗納貢獻帝密戒有獻者入銀

臺門勿令學士知

裴度傳增度與帝言君子無黨小人有黨

牛僧孺傳增初對策切直得罪時宰之處此爲牛李黨

事之始又增劉稹誅後石雄軍吏得劉從諫與僧孺

李宗閔交結書此蓋因李德裕當國
希旨者附會爲之

李石傳增石與文宗論爲治之要惟登拔才良及論貞

觀開元之治石欲強帝意謂漢文景不足法當上法

堯舜又增討劉稹時石奉使督戰責石雄王宰等取

破賊期後果如期奏績

蕭倣傳增宣宗以李璣爲嶺南節度已賜節因倣封還

詔帝方作樂不暇遣使卽令樂工追節還

李珣傳增 文宗嘗欲以陳王成美爲嗣既崩中人引宰相商議所當立珣曰帝已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危之珣曰臣下知奉上命而已安與禁中事後終以此被貶

李德裕傳

增

德裕帥蜀時築籌邊樓仗義城禦侮城柔

遠城等事

又增

宰相閤百官非公事不入自李宗閔

時往往通賓客至設宴其中德裕爲相奏文宗禁止

又增

帝欲官李訓德裕以爲僉人不當授帝語王涯

別與官德裕搖手止之適爲帝所見帝不悅 武宗

欲殺楊嗣復李珣皆宗閔黨也德裕三叩求乃免死

對武宗論任宰相一事又極論朋黨之害傳末又附

載崔嚴魏劄丁柔立等皆爲德裕訟寃者

馬植傳

增

植與中尉馬元贊善元贊以上所賜帶遺之

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知其通近侍遂出之

崔安潛傳

增

安潛之將張自勉討王仙芝有功宋威忌

之欲令隸麾下宰相鄭畋謂如此則自勉以功而受

辱也何以勸立功者

朱宣傳

增

朱全忠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

李輔國傳

增

輔國逼徙上皇高力士叱令爲上皇控馬

之事

魚朝恩傳

增

吐番入寇朝恩欲遷都洛陽郭子儀疏諫

以爲不可

增

朝恩譏諍宰相溫造面折其議

增

朝恩

爲其子請進官左右已以紫衣進增元載密謀擒縛

朝恩

田令孜傳

增

令孜尊僖宗荒樂賞賜及強奪商旅財貨

之事令孜討王重榮戰敗逼帝幸興元以致朱玫立
嗣襄王煜爲帝皆令孜召禍也帝幸蜀後令孜激黃
帽軍亂孟昭圖上疏諫令孜矯詔貶而害之增中人
曹知慈與破賊有功因大言帝還時當在大散關閱
羣臣可歸者歸之令孜恐其圖已密令王行瑜殺之
此等舊書皆無之但云令孜從幸梁州求爲監軍以
去而已按此等事皆令孜之釀禍肆惡不敘於令孜
傳而誰傳耶

黃巢傳增王仙芝爲朱威敗於沂州仙芝亡去威因奏
仙芝已死散遣諸道兵已而仙芝復出諸道兵始休
又徵於是皆怨又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王仙芝黃
巢皆詣渥飲適詔至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仙芝喜
巢以官不及已詢曰君獨得官此五千衆安歸乎因
擊仙芝仙芝憚衆怒亦不受官分其衆各路剽掠又增
賊將朱溫爲王重榮所敗遂降於重榮

以上七十一傳新書所增事蹟章疏皆有關於時
事政術者

新書增舊書瑣言碎事

建德傳增建德微時盜夜劫其家建德殺三人餘不

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縊使盜曳出又殺數人

李靖傳

增

太宗手書二則一日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

中制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遺來吾欲知公起居狀後權德輿見之流涕曰君臣之際一至此耶

杜正倫傳

增

正倫初欲與城南諸杜敘同族不許相傳

城南杜固有壯氣正倫既執政奏鑿杜固以通水利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不振

太子承乾傳

增

承乾學蕃人設穹廬自作可汗死令其

下奔馬哭之誓有天下後委身思摩作一設又言有諫者輒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

李傑傳增 斷獄有婦人與道士捨其子不孝傑究得其

實殺道士

許敬宗傳增 敬宗辨濮陽之帝邱及濟源斷流見其博

雅

張錫傳增 錫與蘇味道俱坐罪繫獄錫口膳豐侈不少

貶味道席地菜食武后遣人說之乃憐味道而惡錫

裴炎傳增 炎子仙先以諫武后流讓州逃入北庭致富

數千萬能誦朝廷陰事后遣使殺流人仙先預知之

與追者格鬥會后又赦流人遂得免後官至工部侍

郎

裴寬傳增 寬爲潤州參軍人有餽鹿肉者不可卻則受

而埋之於後園爲刺史常說樓上所見問知其故遂以女妻之寬衣碧瘠而長人呼爲碧鶴雀

哥舒翰傳

增

潼關之戰賊將崔乾祐用兵十伍伍官

兵阨於隘道遂大敗

嚴武傳

增

武八歲時擊死父之寵妾及節度劔南最厚

杜甫亦屢欲殺之李白作蜀道難爲甫危之也

劉晏傳

增

晏八歲時元宗令張說試之曰國瑞也

王嶼傳

增

漢以來喪墓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寫

錢爲鬼事嶼爲祠祭使乃用之祠廟

關播傳

增

李元平築汝州城李希烈潛使人應募遂爲

內應縛元平去以元平本播所薦也舊書以李元平

廿二史劄記

卷十七

新舊唐書

三

傳後附播傳故此事載元平傳新書則以此事附播傳而不復立元平傳

邵說傳

增

說面奏德宗自解失身陷賊之處甚詳

李賀傳

增

每日出遊使童奴背古錦囊有得卽投入其

母探知之曰是兒嘔出心肝乃已

韋臯傳

增

臯沒後有議其箭有定秦二字以爲蓄異謀

者陸暢爲辯云定秦者匠名也事乃白

又增

李白爲

蜀道難以斥嚴武暢反之爲蜀道易以美臯

田悅傳

增

張仝固守待救放紙爲至馬燧軍謂三日不

救士且盡爲悅食燧乃進軍破悅

劉元佐傳

增

元佐母數教元佐盡臣節見縣令白事者

甚畏懼卽戒元佐汝父吏於縣時亦嘗爾汝可僂受
耶又增汴州相國寺佛軀出汗元佐大施金帛人皆
效之輸納無算元佐籍之以充軍賞

盧坦傳增杜黃裳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將破產盡
戒之坦曰凡官廉者必不積財積財者皆剝下以致
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也不若聽其不道
以散人

韋綬傳增綬讓楊凝爲舉首及爲學士德宗嘗與韋妃
幸其院值其寢以妃對襦袍覆之

胡証傳增裴度未顯時飲酒店爲武士所窘証突入座
上豪飲取鐵燈檠手合其跗謂諸人曰我欲爲令不

爾者以此擊之衆叩頭請去度乃得免

羅立言傳

增

立言在河陰築城所當者多富豪乃令自

築其處貧民得免

畢誠傳

增

誠三徙鎮不得入朝乃求麗姝結宰相令狐

綯綯不受有太醫李元伯聘之進於帝極嬖之

崔彥昭傳

增

彥昭與王凝外兄弟也凝先貴不禮彥昭

及彥昭爲相其母恐彥昭報怨勅家人多置履鞭曰

王氏妹將與子偕逐吾將同行彥昭遂不敢報怨

黃巢傳

增

巢入杭州董昌所屯地名八百里賊問老嫗

答曰官兵屯八百里矣賊驚遂去又劉巨容使沙陀

五百騎餌賊棄馬而遁明日賊乘其馬出戰而馬識

沙陀語呼之盡奔還遂多擒賊

新書立傳獨詳處

新書諸傳較舊書多大同小異不過刪其蕪詞而補其未備無有大相逕庭者惟劉晏李泌陸贄李絳高駢高力士六傳所增於舊書幾至倍蓰蓋劉晏傳則本於陳

諫所論晏之功有二害二利也

其論云晏大指在使民得安耕織常歲則歛之凶年則蠲之每州縣荒歉

有輸則先貸之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無所濟多則國用不足又將重歛矣災地所乏者糧而他產自在以所產貨之於熱地自免阻飢新書獨詳載之以其有益於荒政也

李泌傳則本於李繁所作鄴侯家傳也

新書增肅宗欲以憲享王侯為元帥泌力

請以廣平王為之肅宗欲擢李林甫慕泌恐上皇不樂止之肅宗問破賊期泌請先傾池陽集穴則一勞永逸收京後肅宗欲請上皇復位泌曰若是則上皇不來當以羣臣跪請上皇歸就養上皇果至德宗徵吐蕃兵討朱訛許以安西北庭地吐蕃戰不力及事平來索地泌力言不可與泌又請德宗受私獻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又嘗對德宗曰陛下能知盧杞之奸何至建中之禍帝又引桑道茂預請城奉天以爲天命今有此厄泌論君相造命不可言命此皆舊書所無而家傳所載者惟

顯宗在東宮時因紀嘉氏母即國公主之累儲位甚危必百端奏說上意方解舊書詳載之與新書所云帝有廢立意必再三言立姬不如立子之語相同此事實可信也新書亦謂繁所作家傳多不經故其近實者著於篇而陸贄傳則本於以明太子無罪一事爲不可誣則亦知此事之猶可信耳

宣公奏議也

新書增贊所以五衛首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又四賦經財資六德保廉禁五要節官事又馬姓討賊河北久不央請濟師費說言國內空虛不宜務遠適近請先事李希烈徐圓悅等此在滎

師未變之前已而果驗又勸德宗問誠納諫等說又諫帝徵官獻瓜果者一說 **李絳**

傳則本於蔣侻所撰遺事七篇也

新書增其論敬大臣盛小人一說論納諫一說又撰傳田季安

死軍中請以其子懷誠襲爵請遲之已而軍中果立田宏正以六州歸命絳請速與節鉞并大軘賞以獎其忠義按將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侻將偕撰次七

高駢傳則本於郭廷誨廣陵妖亂志也

新書增駢先復安南爲監軍李維周匪其

功不奏幸驛所遣使王惠贊問遣得遠又移帥蜀南詔方攻雅州開駢各節適去駢裁減軍士衣食兵亂駢匿園中免既而誅亂者嬰璫背斬旋移淮南爲都統討黃巢

道張濬敗巢巢懼之降駢信之時所徵各軍之師皆至淮南駢欲專已功奏遣黃敬贖渠知之即告絕駢怒又遣濬往討濬敗死又徵畢師歸秦彥彬行密孫誠之亂其詳

高力士傳則本之巫山記也

新書增元宗欲以天下事付李林甫力士極言威柄不可下移及立太子時李

林甫以武惠妃方寵故易意其子壽王力士勸帝推長而立山是肅宗諸位遂定時楊國忠主用兵雲南喪師數十萬莫敢奏者力士密奏之後力士此巫山柳芳爲編

亦可見景文採輯之勤矣至唐末諸臣各傳俱比舊書詳數倍則舊書本太略耳

新書刪舊書處

新書事增於舊書非特於舊書各傳內增事迹并有舊書無傳而新書增傳者如穆宗宣懿韋后武宗王賢妃宣宗元昭皇后舊書有目無傳新書補傳之懿宗恭獻王后并無其目新書亦爲補傳可見搜考之博也然於舊書事迹反有刪之者長孫無忌傳帝自製威鳳賦賜无忌李百藥傳有封建論一篇豆彥威傳議僕射上事儀注宜遊開元禮受冊官與百僚各拜不得坐受劉沔傳沔嘗戰傷重臥草中月黑不知歸路夢有人以雙燭

引之遂起果有光前導自後破敵危難時常有此光及
罷鎮光遂息沔亦尊卒李德裕傳有自著窮愁志及論
寘數一篇舒元興傳有諫祀九宮貴神不宜稱臣署御
名此皆舊書所有而新書刪之以其無大關係也李嗣
業傳舊書記其新店之戰郭子儀已爲賊兵所包嗣業
引回紇兵衝之轉敗爲勝之功甚詳新書刪之以其香
積寺之戰功已冠軍也王武俊傳舊書李寶臣與朱滔
破田承嗣代宗使中貴馬承倩勞之寶臣贈絹少爲承
倩所訶寶臣慚武俊遂勸寶臣劫滔兵反與承嗣合新
書刪之以此事已見於武俊傳也劉怱傳舊書怱本朱
滔部將先勸滔勿反及滔舉兵敗歸疑怱有異志不敢

入忤乃具卒伍郊迎二十里入之人以爲忠於所事新書刪之以此事已見於忤傳也呂元膺傳舊書元膺爲東都留守李師道遣門察訾嘉珍至東都結僧圓靜糾約山棚民爲變新書亦刪之以此事已見李師道傳也韋諤傳舊書楊國忠貴妃旣死於馬嵬元宗將發從駕軍士猶懷去就陳元禮不能制適益州貢春絲十萬至帝召六軍散之令各自擇便軍士乃俯伏流涕曰死生從陛下按此事應入元禮傳與諤何涉新書於諤傳刪之亦見其去取得當也張茂宗傳德宗以公主字茂宗茂宗丁母憂詔起復成禮諫官蔣乂疏言非軍中不宜墨纒從事舊書載其疏於茂宗傳新書刪之改入乂傳

亦見其移置得宜也。渾瑊傳舊書記平涼之盟，瑊爲吐蕃所劫，單騎脫歸之事甚詳。新書但云爲尚結贊所劫，副使以下皆陷，惟瑊得免。陸贄傳舊書謂贄惡寶參參之死，贄有力焉。新書刪此數語，轉於參傳載贄救免之疏，似爲瑊贄諱者。以二人皆名臣也。李義府傳舊書御史王義奏其年少時以貌美爲劉洎馬周所嬖，此正見義府之無耻。魏少遊傳舊書少遊觀察江西，有京吏賈明觀恃魚朝恩勢肆惡事，敗元載受其賂，判往江西劾力少遊，以載故優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日卽杖殺明觀，人以是賢路而醜魏，此正見少遊附勢之無品。裴延齡傳舊書載陸贄劾延齡一疏甚詳，此正見延齡之

奸贄之正而新書皆不載亦似爲之諱者然義府延齡
等人本卑劣何必爲之掩飾也至如田悅傳朱滔方圍
悅之貝州田緒殺悅卽以兵與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滔
於涇城此事有關於三鎮離合之故而新書刪之王處
存傳黃巢據長安處存以兵五千白縵爲號夜入京賊
驚遁去而京師少年亦倣其白號劫掠坊市賊規知復
入京召兩市丁壯七八萬殺之此事見巢禍之慘新書
亦刪之此皆不當刪而刪者而尤甚者戴冑義倉爲千
古積貯之良法舊書冑傳載其疏甚詳而新書刪之張
宏靖傳舊書劉總以函鎮歸朝欲盡革河朔承襲之弊
請以已鎮分爲三道仍籍軍中宿將送於朝欲朝廷官

之使幽薊之人知慕朝廷官爵及䟽上而宰臣崔植杜
元穎不知遠計時已命張宏靖節度幽薊但欲崇重宏
靖以總所鎮全界之其將校在京者悉令隨歸故宏靖
至鎮不數日復亂自是再失河朔此事大有關係而新
書亦刪之此則景文之率意裁汰不及酌其輕重也